

古今文選

新第六〇九期

編主室輯編選文今古
日四十二月八年四十七國民
版出六週隔月每
刊副報日語國
送附報隨

勉學(節)

顏之推

自古明王聖帝，猶須勤學，況凡庶乎？此事偏於經史，吾亦不能鄭重①，聊舉近世切要，以啟寤汝耳。士大夫子弟，數歲以上，莫不被教，多者或至禮傳②，少者不失詩論③，及至冠婚，體性④稍定，因此天機⑤，倍加訓誘。有志尚者，遂能磨礪，以就素業⑥；無履立⑦者，自效墮慢，便爲凡人。

人生在世，會當有業⑧。農夫則計量耕稼，商賈則討論貨賄⑨，工巧⑩則致精器用，伎藝⑪則沉思法術，武夫則慣習弓馬，文士則講議經書。多見士大夫，恥涉農商，差務工伎，射則不能穿札⑫，筆則纔記姓名⑬。飽食醉酒，忽忽無事，以此銷日，以此終年。或因家世餘緒⑭，得一階半級，便自爲足，全忘修學。及有吉凶大事，議論得失，蒙然張口⑮，如坐雲霧。公私宴集，談古賦詩，塞默⑯低頭，欠

顏之推 勉學

伸而已。有識旁觀，代其入地，何惜數年勤學，常受一生愧辱哉？

梁朝全盛之時，貴遊子弟⑱，多無學術。至於諺云：「上車不落則著作，體中何如則祕書。」⑲無不熏衣剃面⑳，傅粉施朱㉑，駕長簪車㉒，跟高齒屐㉓，坐菓子方褥㉔，憑斑絲隱囊㉕，列玩器於左右，從容出入，望若神仙。明經求第㉖，則顧人答策㉗，三九公譙㉘，則假手㉙賦詩。當爾之時，亦快士也。及離亂之後，朝市遷革㉚，銓衡㉛選舉，非復曩者之親；當路㉜秉權，不見昔時之黨。求諸身而無所得，施之世而無所用。被褐而喪珠㉝，失皮而露質㉞。兀若枯木，泊若窮流㉟。鹿獨㊱戎馬之間；轉死溝壑㊲之際。當爾之時，誠驚材也。

有學藝者，觸地而安㊳。自荒亂已來，諸見俘虜㊴，雖百世小人㊵，知讀論語孝經者，尙爲人師；雖千載冠冕㊶，不曉書記㊷者，莫不耕田養馬。以此觀之，安可不自勉耶？若能常保數百卷書，千載終不爲小人也。

夫明六經之指㊸，涉百家之書，縱不能增益德行，敦厲風俗，猶爲一藝，得以自資。父兄不可常依，鄉國不可常保。一旦流離，無人庇廕，當自求諸身耳。諺曰：「積財千萬，不如薄伎在身。」伎之易習而可貴者，無過讀書也。世人不問愚智，皆欲識人④之多，見事之廣，而不肯讀書，是

猶求飽而餓饑^④，欲暖而情裁衣也。夫讀書之人，自義農已來，宇宙之下，凡識幾人？凡見幾事？生民之成敗好惡，固不足論。天地所不能藏，鬼神所不能隱也。……

古之學者爲己，以補不足也；今之學者爲人，但能說之也。古之學者爲人，行道以利世也；今之學者爲己，修身以求進也。夫學者猶種樹也，春玩其華，秋登其實^⑤。講論文章，春華也；修身利行，秋實也。

人生小幼，精神專利^⑥，成長已後，思慮散逸，固須早教，勿失機也。吾七歲時，誦靈光殿賦^⑦，至於今日，十年一理^⑧，猶不遺忘。二十之外，所誦經書，一月廢置，便至荒蕪^⑨矣。然人有坎壈^⑩，失於盛年，猶當晚學，不可自棄。……世人婚冠未學，便稱遲暮^⑪，因循面牆^⑫，亦爲愚耳。幼而學者，如日出之光；老而學者，如秉燭夜行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^⑬。

〔作者〕 顏之推，字介，南北朝琅邪臨沂人。初仕梁，後入北齊，官至黃門侍郎。齊亡，仕周爲御史中士。隋開皇中，太子召爲學士，尋以疾終。著有文集、家訓等書。（詳細傳記請參閱本刊新第五七八期）

〔題解〕 本文選自顏氏家訓。旨在勉勵子弟及時努力，勤奮讀書，以求行道利世。作者遭逢國難，備歷艱辛，深切體認人生在世，須有一技之長，庶幾於顛沛流離之際，度過難關，進而濟世利人。而技之爲學且可貴者，則莫若讀書。作者反復曉喻，懇摯周至，明白透關

，讀之使人有如親聆父兄師長之耳提面命，倍感親切。除非大愚之人，未有聞之而不興起者。黃叔琳曰：「勉學篇言近旨遠，多深於閱歷之語。」洵爲知言。

〔注釋〕

- ① 鄭重：頻煩。
- ② 禮傳：禮經、春秋三傳。周法高曰：禮傳，指禮記、左傳。
- ③ 詩論：詩經、論語。
- ④ 體性：體質。指體格、性情。
- ⑤ 天機：生而具有之純潔天性。
- ⑥ 素業：清素之業。指儒業。
- ⑦ 履立：操持踐履，有所樹立。
- ⑧ 會當有業：應當各有職業。周法高曰：會，應也。
- ⑨ 貨賄：金玉曰貨，布帛曰賄。此指貨品。周禮天官太宰：「商賈阜通貨賄。」
- ⑩ 工巧：良匠。
- ⑪ 伎藝：指習技藝之人。
- ⑫ 札：鎧甲。左傳成公十六年：「陳甲而射之，徹七札焉。」
- ⑬ 筆則：續記姓名：史記項羽本紀：「書足以記姓名而已。」
- ⑭ 忽忽：不經意貌。說苑說叢：「忽忽之謀，不可爲也。」
- ⑮ 餘緒：遺業。指先人所遺留之功業。
- ⑯ 蒙然：蒙昧無知貌。
- ⑰ 張口：舌擗而不能下。
- ⑱ 塞默：默不做聲，如口塞然。
- ⑲ 貴遊子弟：王公之子弟。遊，未仕無所司者。
- ⑳ 上車不落二句：華夏生曰：「上車能不跌落下來，就可做著作郎，能寫兩句普通信，就可做祕書郎。」體中何如爲齊梁書信客套語。祕書郎、著作郎都是很清貴的官。此言貴遊子弟無真才實學，依靠門閥而享受特殊待遇。
- ㉑ 燠衣剃面：以香薰衣，以刀刮臉。
- ㉒ 傅粉施朱：抹塗胭脂。
- ㉓ 長簪車：盧文弼曰：「簪謂轅也。轅長則坐者安。」王利器曰：「簪謂車蓋之前簷。」

顧之推勉學

- ②跟高齒展：穿高齒的木展。跟，動詞，穿著之意。展，木展也。齒，展下所訂之木。
- ③棋方：王利器曰：「即以織成方格圖案之綺，製成之方形坐褥。」
- ④憑斑絲隱囊：憑依著彩絲織成的靠枕。隱囊：靠枕也。內實棉絮，外包綾緞，設於床榻，柔軟可依。南史后妃列傳：「百司啟奏，（陳）後主倚隱囊，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。」
- ⑤明經求第：應明經試，求得及第。王利器曰：「明經取士，自漢已然。」明經，科舉名。一說通曉經術。
- ⑥顧人答策：顧，情也。義同「偏」字。策，試士文體之一。
- ⑦三九公：三公九卿於公家侍膳。周法高補正引徐北溟曰：「三九，謂公卿也。」華夏生引鄭娘記云：「九為陽數，古人以二十九日為上九；初九日為中九，十九日為下九。」
- ⑧假手：謂請人代作詩文。
- ⑨快士：猶言佳士。
- ⑩離亂：遭罹變亂。
- ⑪朝市：朝市，朝廷變革改易。朝市，猶言朝廷。盧思道孤鴻賦：「龍絆朝市，且三十載。」選革，變遷革易。王融策秀才文：「治歷明時，昭選革之運。」
- ⑫銓衡：負衡量簡選之責者，晉書吳隱之傳：「若居銓衡，當用此人。」
- ⑬當路：指執政者。孟子公孫丑：「夫子當路於齊。」
- ⑭被褐而喪珠：老子七十章：「聖人被褐懷玉。」褐，粗布衣。被褐喪珠，言己無才能又喪失家世門閥之依靠。
- ⑮失皮而露質：揚雄法言吾子：「羊質而虎皮，見草而悅，見豺而戰。」質，本質；皮，外表。失皮露質，言失去家庭的庇護，露出自己無才之真相。
- ⑯兀若枯木二句：呆癡若枯木，靜止如死水。陸機文賦：「兀若枯木，豁若涸流。」兀，不動貌。泊，停止也。盧文弨曰：「泊，疑作「泊」，淺水貌。」
- ⑰鹿獨：流離顛沛之意。一本作「孤獨」者非是。
- ⑱轉死溝壑：王利器曰：「轉死即轉屍。」死不能葬，故移屍於溝壑之中。孟子梁惠王：「老弱轉乎溝壑。」
- ⑲觸地而安：猶言隨遇而安。
- ⑳諸見俘虜：周法高曰：「猶言諸被俘虜者。」
- ㉑小人：平民。
- ㉒冠冕：仕宦。三國志王昶傳：「汝先人世有冠冕。」
- ㉓書記：本指書牘奏章之類。此泛指書籍。
- ㉔指：同旨字。意旨也。
- ㉕積財二句：太公家範：「積財千萬，不如明解一經；良田千頃，不如薄藝隨驅。」此言習藝之人，可終身得託也。
- ㉖識：辨認。或曰識，誌也。
- ㉗營饌：做飯。營，籌劃辦理。
- ㉘面牆：向牆而立，目無所見。論
- ㉙義農：伏羲、神農。
- ㉚古之學者為己四句：論語憲問：「古之學者為己；今之學者為人。『為己，履而行之；為人，徒能言之。』本文為人為己，前後二說不同，似皆非夫子本意。但實相反相成。黃叔琳曰：「翻轉說其義乃備。」
- ㉛春玩其華二句：春天玩賞其花，秋季收成果實。
- ㉜專利：專一敏捷。利，不鈍滯也。
- ㉝靈光殿賦：後漢王延壽作。靈光殿在今山東曲阜縣東。魯恭王所建。
- ㉞理：溫習。
- ㉟荒蕪：生疏遺忘。
- ㊱坎壤：亦作坎廩。困窮也。楚辭九辯：「坎廩兮，貧士失職而至不平。」
- ㊲遲暮：暮年。離騷：「唯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」此言為時已晚。
- ㊳面牆：向牆而立，目無所見。論

語陽貨：「人而不為周南召南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。」

⑥幼而學者五句：說苑建本：「師曠曰：『少而好學，如日出之陽。』」

壯而好學，如日中之光；老而好學，如炳燭之明。炳燭之明，孰與昧行乎？」義同而文稍異。

〔語譯〕自古聖明的帝王，尚且要勤勉力學，何況是一般人呢？這些事經史上都有記載，我也不再重複的敘述，姑且列舉近代一些適切重要的事例，來啟發你們罷了。士大夫的子弟，幾歲以後，沒有不接受教育的。讀書多的讀到禮經三傳，少一點的，也讀到詩經論語等。成年結婚以後，體質發育稍微成熟，便趁着秉性純潔之時，加倍地予以訓導。有志奮發向上的，就能磨練砥礪，成就儒業。不知操持踐履的，從此就懶惰怠慢，成為凡庸之人了。

人活在世上，應該各有職業。做農夫就計算如何耕種田地。做商人就研究如何買賣貨物。做工匠的就致力於器物的精巧。從軍的習武藝。讀書的習經史。法術上深入思考。武人就練習騎馬射術。文人就研究詩書意旨。常看到士大夫以從事農商為恥，以致力工役為羞。要他射箭，箭穿不透；提筆來，只能寫人的姓名。每天酒醉飯飽，虛度光陰，悠悠忽忽，無所事事，用這種方式打發日子，用這種方式度過一生。有的人依舊家門餘蔭，得到一官半職，就很滿足了，完全忘記修習學問。碰到婚喪大事，討論典禮的得失，便茫然無措，張口結舌，好像坐在雲霧裏一般。在公私宴會的場合，大家談古作詩，自己只有低頭不語，伸懶腰，打呵欠罷了。那有學問的人在旁觀看，恨不得替他找個洞鑽下去。為甚麼不肯勤讀幾年書，而要一輩子受羞辱呢？

梁朝國勢最盛的時候，公卿的子弟，大都不學無術，甚至像俗話所說的：「上車能夠不跌落下來，就可以做著作郎；會寫簡單的書信，就可以做秘書郎。」都是用香來薰衣，臉刮得很光，搽粉抹胭脂，駕着長轎車，穿着高齒的木屐，坐在繡有方格圖案的綉綺坐褥上，憑依着五色綵絲的靠枕，供玩賞的器物，排列在左右，神態從容自然地出來進去，遠遠望過去，好像神仙一般。應明經試求及第時，就請人為文答策，公卿公宴的日子，就請人代為作詩，當時也算得上佳士了。等到國家遭罹變亂，朝廷人事有了變更，負責選拔人材的，不再是過去自己的親屬，執政掌權的，也不是自己過去的同黨。回過頭來看自己，甚麼都不曾

的，施之於世，一點也沒有用。遭受困厄，喪失家門的依靠，失去外表，露出無才的本質。呆在那裏，像一株枯樹；停在那裏，像一潭死水。順流漂離於兵荒馬亂之時，屍體流轉在水溝坑谷之中。在那個時候，真正成了下等的腐材了。

有學問和技術的人，無論到那裏都能安居。自從大亂以來，那些被俘虜的人，即使一百代都做平民，只要知道讀論語孝經的，還能做老師；反之，就是一千年都做官的，只要不通曉書籍，沒有不種田養馬的。從這一點看來，人怎能不自我勉勵呢？如果能讀數百卷書，不論年代多久，都不會做平民的。

能夠明白六經的意旨，涉獵百家著作，縱使不能增進自己的德行，敦厚社會的風俗，還算是一種技術，沒有人庇護，就要靠自己了。俗語說：『積累千萬的財，富貴，想不上有小技藝在身。』技藝最易學而且最可貴的，沒有比得上讀書的。上的人，不管聰明和愚笨，都想多認識些人，且知道些事，却不肯去讀書，這就如同想吃飽飯，却懶得去做飯；想穿暖衣，却懶得去裁製衣服一樣。談到讀書的人，自伏義神農以來，天地之間，所認識的人，不知有多少？所見過的事，也不知有多少？至於了解人民的成敗和好惡，這些本來不值得多說，天地間的奧秘也能看得出來，鬼神的幽微也無法隱藏的啊！

古代的學者讀書，志在把自己修養好，以彌補自己的不足；現在的學者讀書，取悅別人。古代的學者讀書是為了別人，在推行聖道以濟世利民；現在的學者讀書是為了自己，在修治己身為進身之階。談到為學，如同種樹，行道利世，就是秋天所結的果實。

人在幼小的時候，精神專一，反應敏捷，長大以後，思慮不能集中，必須及早就學，不要失去讀書的良機。我在七歲的時候，讀靈光殿賦，一直到今天，十年溫習一次，還不會忘記。二十歲以後，所讀的經書，一個月不去讀它就遺忘了。可是人遭遇困厄，在壯年時失去讀書的機會，晚年還是應該再就學的，不能自暴自棄。可是世上有人成年結婚以後，沒有求學，便說為時已晚，因循苟且，不肯讀書，如同面牆而立，一無所見，也算是愚癡了。年幼就學習的，如同日出時的光輝；老年才學習的，如同持着火炬在黑夜行走，持着火炬在黑夜行走，要比閉着眼睛一點看不到好多了。（孟繁舉註譯）